



清代學術
名著叢刊

[清]趙翼 撰

曹光甫 校點
《廿二史劄記》 漢書

廿二史劄記

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論者遂謂遷遭李陵之禍始發憤作史記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謂父談臨卒屬遷論著列代之史父卒三歲遷為太史令即緇石室金匱之書為太史令五年當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後五百年之期於是論次其文會草創未就而遭李陵之禍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無怨是遷為太史令即編纂史事五年為太初元年則初為太史令時乃元封二年

廿二史劄記卷一

司馬遷作史年歲

陽湖 趙翼 雲崧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

司馬遷報任安書謂身遭腐刑而隱忍苟活者恐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論者遂謂遷遭李陵之禍始發憤作史記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謂父談臨卒屬遷論著列代之史父卒三歲遷為太史令即緇石室金匱之書

清代學術
名著叢刊

廿二史劄記

〔清〕趙翼 撰
曹光甫 校點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廿二史劄記/(清)趙翼撰;曹光甫校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2

(清代學術名著叢刊)

ISBN 978-7-5325-5979-4

I. ①廿... II. ①趙... ②曹... III. ①中國歷史:古代史-紀傳體 IV. ①K20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32019 號

清代學術名著叢刊

廿二史劄記

(全二冊)

[清]趙翼 撰

曹光甫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25.75 插頁 11 字數 600,000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300

ISBN 978-7-5325-5979-4

K·1402 定價:88.00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趙甌北學

廿二史劄記

湛貽堂藏板

湛貽堂刻本《廿二史劄記》牌記

廿二史劄記卷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司馬遷作史年歲

司馬遷報任安書謂身遭腐刑而隱忍苟活者恐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論者遂謂遷遭李陵之禍始發憤作史記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謂父談臨卒屬遷論著列代之史父卒三歲遷爲太史令卽紉石室金匱之書爲太史令五年當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後五百年之期於是論次其文會草創未就而遭李陵之禍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無怨是遷爲太史令卽編纂史事五年爲太初元年則初爲太史令時乃元封二年

前言

曹光甫

清朝乾嘉間有三部著名歷史考證著作問世，即趙翼廿二史劄記、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與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張舜徽先生云：「三家之書，內容不盡相同。錢氏詳於校勘文字異同，訓釋名物制度，及糾正原書事實之訛謬；王氏重在典章制度之考證，亦間校釋文句；趙氏偏於歷史事實的綜合比較。各有所長，相互爲用。」^(一)比較而言，錢、王二書主要重在考證；趙書則重在議論，即在考證的基礎上展開史學批評與歷史評論，形成寓議論於考證的特色。三書各有千秋，均爲讀史之津梁，而就其對後世及域外影響而論，趙翼的廿二史劄記（以下簡稱劄記）堪稱獨領風騷，尤勝一籌。近代史學大家呂思勉先生云：「前人撰著的歷史著作，我以爲最好的有兩部：（一）顧亭林的日知錄卷八至十三；（二）趙甌的北翼之廿二史劄記。……是現在治史學的好模範。」^(二)日本近代史學大師內藤湖南說劄記「對於瞭解中國歷史的大體是很方便的著作，以至近年張之洞曾說過無法通讀正史的人，應該大略讀一讀廿二史劄記這樣意思的話」^(三)。在東瀛日本，史學界將趙翼列爲「中國史學家十傑」之一（孔子、司馬遷、左丘明、劉知幾、杜佑、司馬光、顧炎武、顧祖禹、趙翼、崔述）。一九八三年，東京大學并開設廿二史劄記專業課。可見其浸潤之深，嘉惠之廣。「百年史家推甌北」（陳垣語），洵非虛譽。

趙翼劄記三十六卷，補遺一卷，雖沿舊稱二十二史標名，實際上包括舊唐書與舊五代史，是清史以前的全部正史，即二十四史。其分卷考證情況爲：卷一至卷三，史記、漢書；卷四卷五，後漢書；卷六至卷八，三國志、晉書；卷九至卷十二，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卷十三至卷十五，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北史；卷十六至卷二十，新唐書、舊唐書；卷二十一卷二十二，新五代史、舊五代史；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八，宋史、遼史、金史；卷二十九卷三十，元史；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明史。補遺一卷爲遼史、金史、元史中人名、官名、地名的新舊譯名對照表。清朝考史諸作，遍考二十四史者，僅趙翼劄記一部而已。

「撐腸五千卷，縱目廿二史」〔四〕，趙翼縱論歷史，有紮實淵博的知識作基礎，功底深厚。其考史特點「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其有牴牾處，自見輒摘出」。即限定以正史作內校或外校，不取野史校正史，因爲「間有稗乘勝說與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詫爲得間之奇。蓋一代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搜入史局，其所棄而不取者，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今或反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有識」〔五〕。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治史方法，從審慎嚴謹角度而言，也無可厚非，錢大昕就非常欣賞：「此論古特識，顏師古以後未有能見及此者矣。」〔六〕但過於依賴或盲從正史而一概鄙棄野史也有失偏頗。正史未必可信。劄記卷二十三宋史各傳回護處：「蓋宋人之家傳、表志、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談、遺事之類，流傳於世者甚多，皆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者，自必揚其善而諱其惡，遇有功處輒遷就以分其美，有罪則隱約其詞以避之。宋時修國史者即據以立傳，元人修史又不暇參互考證而悉仍其舊，毋怪乎是非失當也。」是趙翼也明知正史不可全信，他甚至在一首詩中不無偏激地

說：「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屬誣！」〔七〕野史則未必概不可信。如宋人王林燕翼論謀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大加贊賞：「其臚陳故實，如絲連繩貫，本末粲然，誠雜史中之最有典據者也。」其實野史亦多佳作，堪作正史的重要補充。許多野史，修史者未必都能寓目，即使寓目，由於主客觀原因，也未必樂於或敢於錄用。因此，考史而摒棄野史，并非全屬明智之舉。趙翼雖如此說，實際上却并未徹底遵循，劄記中也時有引野史質疑正史的篇章。卷二十四宋史列傳又有遺漏者引俞文豹清夜錄與曹勛北狩錄，認為宋史應當替忠節凜然的姜堯章與王婉容兩人立傳；卷三十庚申帝中引用六種野史，肯定庚申帝撲朔迷離的身世「未必無因」，從而非議元史未能「疑以傳疑」。可見野史在趙翼心目中還是能够用來考證正史的。他在關索插槍岩歌一詩中說：「嗚呼！書生論古勿泥古，未必傳聞皆偽史策真！」〔八〕這種觀點顯然比單信正史來得圓通。

陳垣先生於一九〇三年在趙翼劄記小引後批云：「趙甌北劄記廿二史，每史先考史法，次論史事。」〔九〕指出了劄記考論的基本格局。關於史法，趙翼通過對諸史撰作的時代背景、作者學識水平、寫作時間長短以及體例創制因革等方面的考察，從而比較其優劣得失。如對史籍的點評，明史開頭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十〕如書法的比較，後漢書三國志書法不同處：「今兩相比較，繁簡互有不同。大概同作一傳，則後人視前人所有者必節之，前人所無者必增之，以見其不雷同抄襲。」〔十一〕如對史籍體例的褒揚，宋齊書帶敘法：「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不為立傳則其人又有事可傳。有此帶敘法，則既省多立傳，又不沒其人。此誠作史良法。」〔十二〕對《齊書》的類敘法也予肯

定〔十三〕。又如遼史立表最善云：「遼史最簡略，二百年人物，列傳僅百餘篇，其脫漏必多矣。然其體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則傳自可少。」〔十四〕其他如對史書紀傳內容應當互見、應當據事直書等撰史原則加以論述，體現了趙翼將二十四史史法作通盤考量比較的宏觀史識，其難度之大，自非單就一史一事考校者可等量齊觀。

考論史事，是劄記的重點，也是全書精華所在。一部二十四史內容浩如烟海，如事無巨細，東鱗西爪地漫說一通，那就會零碎雜亂，不著邊際。趙翼則將考論的內容限定在「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十五〕。也就是說，舉凡朝政舉措、軍國大事、典章制度、朝代遞嬗等可供興衰存亡龜鑒的重要歷史事件，都進入趙翼視野。帝王將相的個人品質與歷史功過，昏君的驕奢淫逸，暴君的肆意濫殺，宦官的蠹國殃民，藩鎮的飛揚跋扈，以及社會風氣、習俗民情、地理沿革與掌故佚聞等，均在劄記考論之列。對林林總總史料的鉤玄提要，提綱挈領地構建起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與框架，使讀者在飽飫知識的同時，既興趣盎然，又深受啓迪。難怪清知名學者李慈銘在咸豐年間多次批閱劄記後題云：「此書貫串全史，參互考訂，不特闕文誤義多所辨明，而各朝之史，皆綜其要義，銓其異聞，使首尾井然，一覽可悉。即不讀全史者，寢饋於此，凡歷代之制度大略，時政得失，風會盛衰，及作史者之體要各殊，褒貶所在，皆可曉然。誠儉歲之梁稷也。」〔十六〕評價很高。

趙翼歷史評論，無論歸納還是演繹，都以史實為基礎，抽繭剥笋，層層深入，最終得出令人信服之結論。為避免面面俱到，今擇其有特色者簡述之。

一、創新意識。創新就是不落窠臼，推陳出新。這既是趙翼詩歌創作與理論的靈魂，也是他史論的核心。趙翼即事詩說：「閉門寧厭寂寥居，亂帙縱橫獺祭魚。抽句點金成巧句，古書翻案出新書。」二十七翻案出新，最能別開生面。以南宋和議爲例，南宋之亡究竟咎在和抑是戰？宋儒重義理，以和議爲奇耻大辱，慷慨陳詞，力主北伐，恢復中原。在強敵面前表現出凜然風義氣節，主觀願望不能說不好。但義理與客觀現實並不總是一致。劉記卷二十六和議云：「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義理必參之以時勢，乃爲真義理也。」這種對「真義理」的正確界定，潛臺詞是對假義理的否定。和議的決策者是宋高宗，他曾對趙鼎說：「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若不與和，則無可還之理。」秦檜身任國事，是和議策略的擁護者和執行者。他對那些不擔綱國策者說，諸君爭取大名以去，如檜但欲了國家事耳，劉記對此評道：「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廢言也。」以當時實際形勢而論，劉記說：「富平一敗，喪師數十萬，并陝西地盡失之。」宿州一潰，又棄唐、鄧、海、泗。「開禧用兵，更至增歲幣，函送韓侂胄之首。」屢戰屢敗，最終均以和議而暫存。其後權相賈似道明知不敵元兵，竟違約邀功，囚禁元遣議和使者郝經於真州，終致「深諱議和」而導致亡國。劉記因此而得出結論：「是宋之爲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不和議而亡。」其觀點與歷來論和議者相左，令人耳目一新。同樣的觀點，還見諸劉記卷二十八金以壞和議而亡：「其後正隆南侵，開禧北伐，亦皆以議和罷兵息事。迨賈似道諱和主戰而國亡矣。蓋事勢當危急之時，不得不謹畏睦鄰，圖存於亡，若猶仗虛僞之氣，必誤國事也。」劉記卷三十五明末書生誤國：「書生徒講義理，不揣時勢，未有不誤人家國者。」宋之南渡，秦檜主和議，以成偏安之局，當時議

者無不以反顏事仇爲檮罪。而後之力主恢復者，張德遠一出而輒敗，韓侂胄再出而又敗，卒之仍以和議保疆。迨賈似道始求和而旋諱之，孟浪用兵，遂至亡國。」歷史上求和圖存事例不少，戰國時越王勾踐兵敗，辱身求和，最終滅掉吳國，即是顯例。趙翼寫詩與論史相通，他在七言古詩漳州木棉庵懷古中吟道：「昔人曾耻言和議，謂是偷安無志氣。到此翻思秦會之，乞和未必非長計。」（十八）趙翼在南宋和議問題上的創新見解，言之有據，應當說是客觀和公允的。有意思的是，同時期的錢大昕也持相同觀點：「宋與金仇也，義不當和。而紹興君臣主和議甚力，爲後世詬病。厥後張浚、韓侂胄志在恢復，訖無成功。及金人爲蒙古所困，真西山奏請絕其歲幣，嗣是金人索歲幣，連歲犯邊。以垂斃之金，與宋決戰，宋猶未能得志，其國勢積弱可知矣。然則從前之主和，以時勢論之，未爲失算也。……蓋由道學諸儒耻言和議，度兩朝尊崇其學，廟堂所習聞者迂闊之談，而不知理勢之不可同日語。」（十九）兩大史家不謀而合，殊途同歸，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趙翼讀史詩云：「老來自笑猶閑氣，動爲前人抱不平。」（二十）替古人抱不平，也就是翻案，重新評價。這也是創新。怎樣重新評價史書上已有定評的古人呢？趙翼慨嘆：「閑翻青史幾悲涼，功罪千秋少尺量。」（二十一）史書上常有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記載，要另作公允評價，當然不能隨意褒貶，由心予奪，必須有事實作佐證，並從總體上把握與考量，才能不失偏頗。如晉書對王導褒揚，比作管仲、孔明，而對陶侃則加貶抑，說他「潛有包藏之志」，即有圖謀不軌的野心。趙翼對此大爲不平，舉出許多例證，指出王導、陶侃兩傳褒貶失當（二十二）。再如對南宋赴金使者王倫，他「間關百死，遂成和議」的忠勇與功績，他最終以身殉國，劄記對他高度贊揚，而世人「徒以胡銓疏斥其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張

燾疏斥其虛誕，許忻疏斥其賣國，遂衆口一詞，以爲非善類，功臣而披惡名，被人爲地無端釘上歷史耻辱柱，趙翼指斥這是「出於一時儒生不主和議者之詆諆」，「不可不急爲別白也」^{〔二十三〕}。其他如劄記卷二十二張全義馮道，對名實看似截然悖反的張馮二人的評議，從實際效益而不從義理教條，知人論世，饒有新意。劄記卷二十四趙良嗣不應入奸臣傳，也卓然有識。

二、比較論證。有比較才能有鑒別，顯優劣，判異同。劄記對於各史撰作的成敗得失，往往通過史法與史實兩方面的比較而作出恰當評價。如南史與南朝各史的比較。劄記卷十南史刪宋書最多記南史刪宋書十之五六，是由於宋書過於繁冗。宋書鄧琬傳「叙濃湖赭圻之戰至一二萬字，竟似演義小說，又如記功冊籍」，南史於此等處一概刪削，有關繫者則彙括數語存之，可謂簡淨，得史裁之正」。又如三國時魏、蜀、吳主都重用人才，但經過比較發現其用人方式各不相同：「大概曹操以權術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二十四〕}同中有異，概括得精要。再如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一改唐五代節度使、藩鎮武人專擅一方的局面，啓用文官牧民治事。這是政治上重大改革舉措，究竟利弊如何？有的論者認爲棄武重文是失策，開國即陷於弱，導致後來難以禦敵，喪權辱國。趙翼則不同意這種觀點，通過仔細比較，權衡利弊後說：「自宋以文臣知州事，歷代因之，遂無復弱干強枝之患。宋太祖與趙普之計慮深矣。而議者徒謂宋之弱由此，是但知禦侮力薄，不足以自強，而不知消患於未萌。苟非外有強敵，內有流寇，則民得安耕牧，不至常罹兵革之苦。其隱然之功，何可輕議也？」^{〔二十五〕}從民生及社會安定着眼，其持論相當深刻，不同凡響。

三、辯證觀念。論人論事要辯證全面，防止片面走極端，這是劄記知人論世的又一特點。對於魏

晉六朝的九品中正銓選制度，其建立與發展有一個歷史過程，不可一概否定，說得一無是處。趙翼認為，起初由中正品第人才之法「非不密」，「未嘗不詳慎」，中正亦多「矜慎者」、「秉公不撓者」，如「周馥理識清正，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褒貶允當」。然而日久生弊，後來「中正所品高下，全以意為輕重」，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不良結果（二十六）。這就是趙翼對「九品中正」的辯證觀點。對於後世醜詆的武則天，劄記既指出武后極其「殘忍」的一面（二十七），又肯定武后極其「容忍」的一面（二十八），正反兩方面大量事實的疊合，還原了武后的真實面貌。爲了奪取政權與鞏固政權，武后的「殘忍」與「容忍」相輔相成，是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這樣來理解武后，比片面地將武后妖魔化要高明得多。

對於新唐書的評價，趙翼也獨樹一幟。乾嘉時期學者，對新唐書多持批評態度。王鳴盛批評新唐書：「不據事直書以著其實，而舞文出入，強立多例，高下其手，故多所抵忤。」（二十九）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十六新唐書提要說：「是書本以補正劉昫之舛病，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劉安世元城語錄則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說而推之。史官記錄，具載舊書，今必欲廣所未備，勢必搜及小說，而至於猥雜；唐代詞章，體皆詳贍，今必欲減其文句，勢必變爲濫體，而至於詰屈。』安世所言，所謂中其病源者也。」邵晉涵的批評更爲偏激，甚至說新唐書「爲後世譏議，謂史法之敗壞自新書始」（三十）。衆口一詞，新唐書幾成衆矢之的。真有那麼糟糕麼？趙翼在劄記中用了五卷（卷十六至卷二十一）的篇幅來討論新舊唐書的得失，對新唐書有褒有貶，相當辯證。他從總體上肯定新唐書：「論者謂新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此固歐、宋二公之老於文學……又得諸名手飲助，宜其稱良史也。」（三十二）對於「事增於前」，趙翼認爲由於宋仁宗時「無慮數十百種」

的大量舊籍記載問世，史料來源遠勝於劉昫撰舊唐書時的五代，所以事增是必然的。而且「新書事增於舊書，非特於舊書各傳內增事迹，并有舊書無傳而新書增傳者」三十二。如穆宗宣懿皇后、武宗王賢妃、宣宗元昭皇后、懿宗恭獻王后，舊唐書無傳，新唐書均為補傳。據趙翼統計，新唐書在舊唐書七十一傳中，增加了九十二事，皆有關當日事勢、古來政要、本人賢否，都是重要史實，不可不增。又於二十六傳中，增加二十八事，均所謂「瑣言碎事，但資博雅而已」三十三。可見「事增於前」，乃有得有失，且得大於失，并不「猥雜」。對於「文省於舊」，趙翼亦作客觀分析。有增必有刪。新唐書刪節舊唐書的有關內容，并不流於「詰屈」。趙翼指出有「去取得當」、「移置得宜」諸長處，也有「不當刪而刪者」，「此則景文（指宋祁）之率意裁汰，不及酌其輕重也」三十四。對於新唐書的「書法」及刪改唐代詔誥等駢體舊文，劄記基本上予以否定，指出：「新唐書書法多可議者。」三十五「歐、宋二公不喜駢體，故凡遇詔誥章疏四六行文者，必盡刪之。……夫一代自有一代文體，六朝以來詔疏尚駢麗，皆載入紀傳，本國史舊法。今以其駢體而盡刪之，遂使有唐一代館閣臺省之文不見於世，究未免偏見也。」三十六 趙翼不憚其煩列舉大量例證對新唐書作實事求是二分爲二的評析，相當辯證，有說服力。

劄記所論及二十四史的內容非常豐富廣泛，以上所舉僅是其中犖犖大者，限於篇幅，不再殫述。錢大昕廿二史劄記序說：「（是書）持論斟酌時勢，不蹈襲前人，亦不有心立異，於諸史審訂曲直，不掩其失，而亦樂道其長。」今人瞿林東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綱評論劄記「以議論爲主」的特點時說：「此書精華，即在於此。在這一點上，它很接近於讀通鑿論，似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讀廿二史論或讀正史」

論。」無疑都是很中肯的。

劄記對於歷代帝王荒淫無耻的行徑有大量暴露，如漢諸王荒亂（卷三）、宋齊多荒主（卷十一）、宋世閹門無禮（卷十一）、北齊官閹之醜（卷十五）、海陵荒淫（卷二十八）等，盈篇累幅，雖不乏借鏡警示作用，但嫌過於濫冗。過多堆砌鋪陳不堪入目的史料，極易造成視覺污染。劄記卷二十八海陵荒淫批評金史取材不當時說：「海陵之惡固不足道，然著其大者可矣。此等中冓之醜亦瑣瑣書之，毋乃穢史乎！」真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劄記瑣瑣書之的內容更甚，此乃獵奇獵艷之過，實屬贅筆穢筆。其他如封建迷信、因果報應、污蔑農民起義等歷史性局限，也是劄記的不足之處。

趙翼在乾嘉時期，與錢大昕、王鳴盛并稱史學三大家，與袁枚、蔣士銓并稱詩壇三大家，爲海內景仰，決非浪得虛名。

趙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字耘松（此據清史稿，此外又有雲崧、雲松、耘崧、耘松等異稱），號甌北，江蘇陽湖（今常州市）人。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進士，閱卷大臣原擬第一名進呈，乾隆帝欽定以原擬第一與第二名王杰互易，趙翼遂屈居探花。事後乾隆帝對大學士傅恒說趙翼「文自佳而殊少福相」^{〔三十七〕}，「文自佳」，這可是頗有文才的乾隆帝的鑒定，想來不至於是虛偽的盲許或謬贊。趙翼在京十八年，曾參與國朝官史、通鑑輯覽、平定準噶爾方略等史書的修纂，具有史才。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冬，趙翼離京，外任廣西鎮安知府、廣東廣州知府、貴州貴西兵備道等職。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趙翼四十六歲，有感於「仕宦幾家收局好」^{〔三十八〕}，決計辭官返鄉終養，直至

八十八歲去世，迄未出仕。在長達四十餘年的里居生活中，趙翼吟詩訂史，筆耕不輟。「老尚手一編，丹黃勘不置。……藉遣時日閑，兼飭性情嗜。」（三十九）「里居何物可消閑，依舊書生靜掩關。……訂罷史編翻自笑，干卿甚事苦增刪？」（四十一）均是真實寫照。趙翼一生著作等身，收入甌北全集的有：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補遺一卷、陔餘叢考四十三卷、皇朝武功紀盛四卷、簞曝雜記六卷、附一卷、甌北集五十三卷、甌北詩鈔二十卷、甌北詩話十卷、續二卷。總計七種一百七十六卷。

趙翼文才史才兼優，這是不爭的事實。盧文弨皇朝武功紀盛序稱「陽湖趙觀察雲松夙具史才」。昭槿嘯亭續錄卷二考據之難云：「袁簡齋太史、趙甌北觀察，詩文秀雅蒼勁，爲一代大家。」趙翼對自己的文才也非常自負，在翰林院直軍機處時作奉派撰文有作詩云：「相如典冊談何易，敢詡平生筆如椽。」（四十二）隱約自比司馬相如。常州府鄉里人赴考，甚至將趙翼奉爲文昌府君，對之膜拜。戲題魁星像詩序云：「北斗爲文昌之府，其第一星至第四星，總名魁星。決科者咸乞靈焉。……余薄有詩名，生事亦粗足，人遂以魁星目余。」（四十二）可見其享名之盛。

趙翼撰作劄記，前後約費十年光陰。他在再題廿二史劄記詩中說：「一事無成兩鬢霜，聊憑閱史遣年光。敢從棋譜論新局？略仿醫經載古方。千載文章寧汝數，十年辛苦爲誰忙？只應紙上空談在，留享他時醬瓠香。」（四十三）詩作於嘉慶五年（一八〇〇），與錢大昕、李保泰作序年歲相合。而趙翼自作廿二史劄記小引云：「閑居無事，翻書度日，而資性粗鈍，不能研究經學，惟歷代史書事顯而義淺，便於流覽，爰取爲日課。有所得，輒劄記別紙，積久遂多。」末署「乾隆六十年三月」。說明乾隆末年已成初稿初刻，其補訂重刻則在嘉慶五年。

劄記成書後，海內學者多知其事并予嘉許。錢大昕序云：「讀之竊嘆其記誦之博，義例之精，論議之和平，識見之宏遠，洵儒者有體有用之學，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李保泰序云：「陽湖趙甌北先生……中歲即乞養歸，優游林下者將三十年，無日不以著書爲事，輯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方先生屬稿時，每得與聞緒論，及今始潰於成，竊獲從編校之役，反復卒讀之。」可見李保泰親聞親見并親自參加協助編校，是劄記成書的襄事者與目擊證人，想來不會是憑空編造的僞證。大學士王杰（惺園）也讀過劄記，并因此而向趙翼諮詢過有關問題，甌北集卷四十三有同年王惺園相公見余廿二史劄記有感於前朝荆楚流氛事手書遠訊敬賦奉酬詩，即記其事。甌北集卷四十四附李調元（雨村）得趙雲松前輩書寄懷四首詩其三云：「寄來兩部大文章，劄記餘并挈綱。早歲腹原充四庫，老年胸更展三長。」對趙翼的腹笥便便與才學識「三長」作了充分的肯定。趙翼的劄記與其所創作的詩歌，在內容上觀點上息息相通，前述和議時已有提及，茲再補充一例。甌北集卷二十八訪真州館故地詩：「漢代曾傳雁足書，昔是虛言今實事。」與劄記卷三十郝經所述史實完全一致。

無論從趙翼的個人自述及學問功底，或同時代人的推獎與參與，或趙翼史著與詩作相通的內證諸點來看，劄記爲趙翼撰著，當毋庸置疑。然而劄記問世七十年後，在同治九年（一八七〇），清儒李慈銘於越縵堂日記中寫道：「閱趙翼廿二史劄記。常州老生皆言此書及陔餘叢考，趙以千金買之一宿儒之子，非趙自作。以甌北詩集、詩話及簞曝雜記諸書觀之，趙識見淺陋，全不知著書之體。此兩書較爲貫串，自非趙所能爲。」竟以莫須有之「常州老生」與「宿儒」而否定劄記爲趙翼所作。李慈銘并非等閑之輩，作此驚世駭俗之論而又不出示確鑿證據，其詆毀攻擊前輩大師的真正動機何